



带翼的
种子·怀念

〔美〕李立扬 著
周筱静 译

THE
WINGED
SEED

海象文丛

黄梵 主编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CUL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

〔美〕李立扬 著

周筱静 译



带翼的
种子
怀念

THE
WINGED
SEED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& CERAMIC PUBLISHING
JSP PUBLISHING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带翼的种子·怀念/(美)李立扬著;周筱静译

— 南京: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2014

ISBN 978-7-5399-7849-9

I. ①带… II. ①李…②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64150 号

Reprint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ermissions Company, Inc., on behalf of BOA Editions, Ltd. Copyright © 2013 by Li-Young Lee. 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由 BOA Editions, Ltd. 于 2013 年再版;代理方: The Permissions Company, Inc.。

著作权人:李立扬(Li-Young Lee)。版权所有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:10-2014-041 号

书 名 带翼的种子·怀念

著 者 (美)李立扬

译 者 周筱静

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 刘 佳

装帧设计 周伟伟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5

字 数 120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7849-9

定 价 35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1.

在中国，种茶人在城南青山群里，层层山坡上采茶，我母亲出生于那个城市中。

在这儿，是黑夜。苹果花在月光中飘落。从树间看去，落花是条河，宛如一位少女在渐渐离去。

花瓣越出了中国皇帝紫禁城的厢房，穿过了成年累月的流浪和在异乡的死亡，触到我触摸的大地，当我对你言谈。

一次，我说道，“我能听清楚我自个儿说的话，但我听不懂你说什么，你总爱讲你那些鬼魂，我总不休地唠叨我的百舌鸟。”



一度，我认为，“每人各自孤独生存在梦幻的世界里，是主人也是客人，是本书也是借助已失去的童年之光阅读的人。”

我应该说，“风唯一的，手抄的，一页书是一卷绝望，被一支飞翼迁移到不属于它的地方。”

我应该提醒自己，“我的声音是一只容器，每天飞翼阴影我的大地。”

看。盈满的月亮灰色的脸。我几乎知道它背面的新貌。

2.

这无眠不是我的无眠。它肯定是星星的失眠。

这孤独不属于任何人。没人从没出生或从不死亡。

这悲伤是属于别人的。悲伤，因为他永远是他人。

我不是自我时，我便通常是风。我把花朵的雄蕊、指南针、索引、和黎明撕散，把它们的往日分类，根据颜色和数量，传说和结果。我把花瓣、捻子、和代名词抵押给跛行的时间和更多的地图。

当我掀开时钟的脸，我看见权衡的天使在筛捡，诛



戮的天使在他们的铁砧旁繁忙。

我返回自我时，我以不同的认真游戏。我回忆。

我出生于胜利市一条叫作佳兰工业的街。在那儿，每天清晨，那个卖米糕的人推着他的车子从街上过，车上的小飘带“嗖嗖”响，同时在他腰间一条红线的末端，一个小铜铃震颤不停，似乎在持续地轻微痉挛。

某人，任何人，没人，我，和他人。五人睡一张床，我们谁也睡不着。五人曾在一体中，是受生的，不是创造的。我们一同承受的忧愁丝毫不属于我们。也许是您的，上帝。因为您如此接近地生存在您的生灵之中。因为您蒙受如此之多的，您所不知道的您的化身。因为您对于您的情人和友人依然陌生，然而活得比他们所有人和他们给予您的名称都长久。因为您有时多年无名地生存着。而且您所有的春季都紊乱。您所有的冬季都是一个冬天。

S.

一个在下午平躺着睡觉的男人是一座房子，房后有一条河。河的名字是它自身所说的。去果园的那条小路



杂草丛生。我就是那个男人。在我身旁熟睡的孩子是金子，蜜蜂把他采去打翻衡量欢笑和忧虑的秤盘。

我父亲在火车的窗口睡着了，他是暂时失宠的雨的成员。只有他和上帝知道他再次改名换姓为了逃出又一个国家。在他身旁唱歌的孩子是我。我是如此多样：一个结解疙瘩的内行。一个旅行者困于古老的，叫作父亲之心的山头上。一颗暗藏的葡萄在提纯光和时间，以便呈现活着的人的消息。

一个在书桌旁阅读时睡去的男人是苹果花留在落下的地上。那个过来亲吻他的手，把他唤醒的孩子是如此多样：代代相传的爱。针眼。一个小小的声音呼唤花朵们聚会。

但愿那个孩子永远不忘记渺小的力量。但愿那个男人永远不在醒来时发现自己是个陌生人。

4.

持枪的士兵又出现在我们家门口。姐姐，快，变为一个硬币。我将把你叠进一块手绢，放到我的衣包里，接着跳进一个盛米的口袋。



哥哥，快点。把你自己变为一个我们母亲的，坐在起居室书架上的布娃娃。我将是落在你眼皮上的灰尘。

那些扛着翅膀的，在院子里。那些携带闪电的，在房子里。那些佩戴着星星和握着刀的，在他们之间瓜分我们的未来。

别回答，当他们用保姆的声音呼唤我们。别听，当他们许诺给你糖果。别出来，除非你听见我们的母亲在独自哭泣。

5.

我把两只鸽子轰出我父亲未割草的田野。我的石头没打中它们，但是，我喊一声父亲的名字便使它们下跪。

那是当河流除了我父亲的名字以外还拥有其他名称。那甚至是在有数字之前，在那些可怕的，最早的天使出现之前。在风学会用过去时态说话很久以前。在风把它所有的面貌留下，开始迈进未来之前。

当我观察我的猎物从天上滚落时，我开始渴望降生，以便能成为饥饿的痛苦、屠宰仪式、和几个生命与

死亡名称的继承者之一。

我越靠近躺在那儿惊呆了的猎物，我越渴望与火和泥土重新清算，渴望有一个新的痛哭与歌唱的比率。

当我站立那决定命运的地方时，所有的光已退到树的上方，变为一个空中巨大的、明亮的幽灵。我站在地球的阴影中（我的声音是逃亡者的，我的名字是流浪汉），是那位带翼者的被诅咒的哥哥，等待着我真正的新娘。

6.

这只不过是时间：我读的书、我写的信、我向外看的窗户。只不过是一只我不断试图修补的袖子，那个在缩减的线轴。只不过是我的一只手在写字，另一只手在掂量字之间的沉默。盲目的字与有视力的字之间的比率。

这只不过是时间之中的时间，是我吃的苹果果肉里的籽，连皮带籽全吞下。

在地上腐烂的水果又是什么？时间在散开。而且时间合拢得越来越小。





那么头上方预期的果子是什么？约定的时间。

这只不过是花园里的风在变化：一会儿是远端的代理人。一会儿是个流浪者在翻弄叶子，寻找一个故事。

很久以前，我们是一个河谷中的孩子，老师把我们的名字弄错了，却帮助我们躲藏，使我们安全，以便成为了上帝和死亡的最忠实的玩伴。难怪，我们断送了一切其他同伴。

当时和现在一样，那一位发明了我们的游戏，而另一位坚持让每个奖品岌岌可危，以促使我们甜美的呼喊。现在与当时一样，树间的风吹响翻动着的，我们日夜夜的书页，鸟儿的影子断断续续，使活着的人忐忑不安。

——李立扬

二〇一二年，十一月



六个月的李立扬与母亲，印度尼西亚，一九五七年。



凌晨两点，我在雨中醒来，公寓漆黑，其他旅客都在熟睡。

梦中父亲回来了，穿着我们埋葬他时为他穿上的衣服，一只手端着一罐血，西装口袋边沿排满了黑色的种子。

他的灰色毛料西装看上去几乎丝毫未损，除了肩部和肘部被蹭得光滑，我猜那是在他狭窄的棺材里磨擦的结果罢。然后我看见他的鞋子。它们破得不成样子：皮革裂开了，张着口，满是褶皱，皱痕交错；缩拢的接缝处，针脚散开的地方，露出他光着的脚。没穿袜子，他的脚踝看起来吓人，只有那薄得不能再薄的鞋底使他不至于在行走时赤着脚。

我开始哭泣，意识到他是一路走来的。我想象他从





宾夕法尼亚州的坟墓独自向上爬了数百个一模一样的台阶，然后，凭着某种直觉，往西走向芝加哥，走向他的妻子、孩子和孙子。他什么时候开始这旅程，我纳闷。在梦中，我感到羞愧，不安，想到他在寻找我，寻找我们，寻找他的家人，而我们却对他的到来一无所知。我知道他很可能走了许多年，因为从未有人告诉他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。我感到悲伤，想到他许多年来顺着公路盲目的路肩行走，穿过田野，沿着河流，奔波于北美城市和村庄的人行道；昼夜行走；没人说话；走着；一个与他在一九六四年就带到这片国土来的家庭分离了的、已去世的中国男人；一个活着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陌生的人；一个亚洲人，来到一个正在与亚洲交战的国度；现在是死亡里的陌生人。我不停地看他的鞋子。

全家人开始聚集起来拍全家福，以纪念父亲的归来。在全家人准备照相的忙乱中他似乎很烦，因为他必须按时去赴一个约会。当每个人都在照相机前忙着坐下、起来、再坐下，挤在一起好进入镜头时，我看到他没有按照往常的习惯坐在正中，而是坐在前排的最边上。在那里，他看起来不仅舒适，而且漠然。我心里



想，“我希望他的鞋子不会出现在相片中。那会使他丢脸，那样的鞋子，还有擦破的踝骨。”接着我肯定，他过一会儿要问我一个问题，而我将不知道如何回答。

拍照一结束，他立即站起来走到我面前，而我，蓦地想起，原来我一直坐在这个死去了的男人惯常坐的地方。他要我跟大家告别。我们必须离开。我得跟他走。他的话使我震惊。我僵住了。注意到我的反应，他便问我到底想不想跟他去。我说，“当然想。”我撒谎。

他说，“很好。我在船闸那儿等你。”然后他走出门。

我看着我这一家十三口，突然感到我被排除了。但接着我感到，我永远离不开他们，这一感觉如数里江水在我心里涌起。

然而我父亲的鞋子，如此旧，如此破烂不堪。我大声说道：“他这么可怜。他的鞋子，可怜的父亲，他的鞋子。”我觉得我应该跟他走，并开始想到那些我需要告别的许多人的脸和名字。我必须向他们告别，当我决定我必须跟父亲走。但是当我走过去向你道别时，唐娜，我却不能触摸你的脸。

如果这意味着离别，我就不能让自己去碰你。我开始颤抖；颤抖着，我需要触摸你。然而，我不能，无论如何如果……可是这意味着……既然是……

我的爱，夜是什么？夜是否是一个男人在夜晚思考？夜是否是果子在夜晚成熟？

我记得跟姐姐在安可尔海边的竹栈桥上，借着纸灯笼的光钓鱼。伏在地上，我们从桥沿边往下盯着海水看，看到在点点微波下，成群的章鱼，它们怪异的灯泡头闪闪发亮。

夜就是夜，它没有手。夜就是夜，即使它是一盆火。夜就是夜，即使它是触须和大漩涡，夜甚至是带血的牛奶蛋糊，是身躯，是可爱的饮水槽，即使我的手可能是一张脸……夜越过群岛的色彩。啊，我将怎样触摸你，隔着充满了一切已飞走了的深渊？什么是夜无法推翻的，风不能抹白的？路在哪里，当路被我们随身携带？我们需要听到什么故事，在如此晚的童年？在如此早的未来，玫瑰需要我们所有的窗口，夜是创伤和入口，夜是我的石竹花，粗鲁的拇指塞和洗涤槽，芥末和疼痛，我的棍棒和美味番薯，身穿红色夹克和绿色绣花





拖鞋的萝卜国王，在写信给蜗牛女王，说道，“我渴望得到你咸咸的脚，容许我喝一口你触角里的饮料。”夜，流动，改变，然而夜就是夜。即使它是发烧和茶匙，木马和火车轨道，车厢是空的，只有我们一家人，还有坐在车厢另一端两个乘客，那是一个穿着风衣的年轻女人和她怀里的孩子，孩子裹在被尿湿透了的斯皮格尔服装目录的书页里。

那女人和孩子显然很多天没洗澡了，而且那孩子，断断续续哭了几个小时，不时痉挛，胳膊和腿在乱蹬，手一会儿乱抓，一会儿放进嘴里吮吸。那女人有时敞开外衣，解开连衣裙的扣子给孩子喂奶，先一边，然后另一边，但两边都干了。我们猜想母亲和孩子都很长时间没吃东西了。那女人因为缺少睡眠眼圈发黑，牙齿和下巴在皮肤下显得突兀。那孩子看上去病恹恹而且瘦弱，但哭得很响。当孩子哭得筋疲力尽，或吸母亲的干乳房吸累时，便在母亲怀里抽泣，母亲则凝视黑暗的窗外，目光穿过她映在窗里的自己的脸，去看窗外在掠过的乡野，这个我们全家最近刚到不久的国土。

这之前，在西雅图车站，我们曾经看见那女人从婴

儿赤裸的身上剥下层层湿冷的报纸，把冷极了的孩子包在一份新出版的较干的报纸里。那份报纸是有人留在候车室长凳上的。孩子灰黄色的、发育不良的身子被报纸的墨涂脏了。那母亲，肮脏而憔悴，看起来有些粗率。

在火车上，她打盹儿，几乎睡过去，但孩子在她膝上扭转，差点掉下来，她被惊醒，便把孩子拉近些。我现在意识到她自己仍然是个孩子，不比我的姐姐大许多，姐姐那时十四岁。

